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〔明〕楊慎撰 王大厚箋證

升庵詞品箋證

上册

中華書局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升庵詞品箋證

上冊

〔明〕楊慎撰
王大厚箋證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升庵詞品箋證/(明)楊慎撰;王大厚箋證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8.7

(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)

ISBN 978-7-101-13149-9

I.升… II.①楊…②王… III.詞(文學)-詩詞研究-中國-明代 IV.I207.2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8)第 057020 號

封面題簽:王大厚

責任編輯:許慶江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升庵詞品箋證

(全二冊)

[明]楊 慎 撰

王大厚 箋證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21⁵/₈印張·4 插頁·420 千字

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3000 冊 定價:69.00 元

ISBN 978-7-101-13149-9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《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》出版說明

中國古代學者對文學的認識、思考、研究和總結，是以多種形式書寫、流傳並發生影響的，有的是理論性的專著，有的是隨筆式的評論，有的是作品前後的序跋，有的是作品之中的評點。這些典籍數量豐富，種類衆多，涉及各個時期的不同的文學現象和文學思潮，以及不同的作家作品和文體文類。對這些典籍文獻的收集、整理，在近百年來，一直是學術界著力的重點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。

爲了進一步推動這一工作的進展，我們組織了《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》，選擇歷代具有代表性的、比較重要的典籍，採用所能得到的善本，進行深入的整理。因各類典籍情況差異較大，整理的方式也因書而異，不求一律，或校勘，或標點，或注釋，或輯佚，詳見各書的前言與凡例。《叢刊》的目的，是系統地爲學術界提供一套承載著中國古代學者文學研究成果的，內容更爲準確、使用更爲方便的基礎資料。我們熱切地期待學術界的同仁們參與這一澤惠學林的工作，並誠摯地歡迎讀者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批評指正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二〇〇六年六月

前言

楊慎（一四八八—一五五九），字用修，升庵其號也，四川新都人。楊氏世代士宦，自父祖及叔伯子姪，一門七進士。祖楊春，精研《易》學，慎自幼秉承祖學，得其所傳。父廷和，懷經濟之才，負公輔之望。正德初劉瑾用事，八黨干政，閣臣李東陽援廷和入閣以相抗，卒誅劉瑾。正德七年，晉內閣首輔。時奸佞江彬等人導帝荒政出遊，廷和頗以持重，又安中外。及帝崩，廷和主政三十七日，誅江彬、錢甯，革冒濫，裁工役，恩倖得官者大半斥去，正德蠹政，釐抉且盡。史稱其誅大奸，決大策，扶危定傾，功在社稷。然廷和新政，多不便於權豪貴倖，尤其爲失職者所恨。及世宗入嗣，詔議其父興獻王祀禮，新進及佞倖皆傾力附之。廷和堅執國典，主考孝宗，每抗旨執奏，封還御批。世宗大恨之，益銳意尊親，主考興獻。因引張璁、桂萼，屏除閣臣，重用宦豎。凡正邪相爭之事，皆以議禮出之。廷和不得已，嘉靖三年，上疏辭歸。於是張璁用事，大禮議成。按世宗在位四十年，於明乃升平盛世。史稱嘉靖初善政，張璁之功也。然廷和執政雖止三十七日，黜弊政，革冗員，興利除害，朝政一新。張璁繼之，不過規隨而已。蓋廷和於議禮，執意過偏，復恃擁立

之功，視天子若出己門，致引世宗之恨，新政難施，甚而貽禍子孫，其可悲也乎！

升庵少年穎悟，以才情震播鄉里。武宗正德二年，鄉試第一，六年殿試狀元，授翰林院編修。世宗即位，爲經筵講官，預修《武宗實錄》，秉筆直書，備具董狐之才。嘉靖二年，以「議大禮」，上言直諫，忤世宗，下詔獄，再受廷杖，死而復蘇，謫戍雲南永昌衛（今雲南保山）。從此僻居邊疆三十五年，嘉靖三十八年，卒於戍所，年七十二。

升庵以《黃葉詩》受知李東陽，出其門下。登第後入翰林，於秘閣書無所不讀。嘗語人曰：「資性不足恃，日新德業，當自學問中來。」（一）謫戍之後，更肆力於學。其自序《丹鉛別錄》，嘗云：「自束髮以來，手所鈔錄，帙成逾百，卷計越千。」足見其淹博融通，聰明穎悟之外，實自用功勤學中來也。其平生著述四百餘種（二），廣涉經、史、百家、天文、地理、金石、博物、文獻考據、詩文詞賦以及音韻、文字之學。「凡宇宙名物之廣，經史百家之奧，下至稗官小說之微，醫卜技能、草木蟲魚之細，靡不究心多識，闡其理，博其趣，而訂其訛謬焉。」（三）其爲學，治經不專限一藝，傳疏不墨守一家，小學之業，自古音古訓，以至篆

〔一〕《明史》本傳。

〔二〕簡紹芳《升庵先生年譜》。

〔三〕李贄《續焚書》卷二十六。

籀銘刻，俗語雜字，諸子之書，自儒學道術，而旁及天文醫技，書畫博物。史則兼重雜載裔族，文獻金石，水經山圖，民俗方志，文則遍及詩賦詞曲，輯詩採謠，評文論藝。網羅百家，窮搜逸典，抉隱探微，針育發墨，學者從風，日趨新變。《明史》本傳謂：「明世記誦之博，著作之富，推慎爲第一。」實非虛誇之言。

升庵究心詞學，尤極其力。任良幹序《詞林萬選》，嘗云「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詞」，雖曰誇飾，然亦足見其蒐集之功。平生編著《詞林萬選》、《百琲明珠》、《草堂詩餘補遺》、《古今詞英》、《詞苑增奇》、《填詞選格》、《填詞玉屑》、《詩餘輯要》諸書，並校點批評《花間集》、《草堂詩餘》。更著《詞品》一書，專論詞學。所作《升庵長短句》正、續編各三卷，存詞三百四十餘首，穠麗富瞻，情致婉變，尤以小令當行擅場，譽爲一代詞宗。今箋證《詞品》既竟，因擇其有裨詞學研究者數事，約略述之。

一

推尊詞體。自古文體有尊卑之別，詩尊而詞卑。蓋詩言志，詞則爲詩之餘，所言私情曲意，皆詩之不能道者也。雖「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于此」，但隨後却往往「自掃其跡，

曰謔浪遊戲而已」，不敢自毀其譽〔一〕。若柳永混跡烟花，專事於詞者，終爲士林所棄。今檢《全宋詞》錄作者一千三百餘人，較《全宋詩》作者近萬，人數相差六七倍之巨。殆詩文辭賦，古人以爲名山事業，而作爲小詞，乃伶工賤役之事，士大夫初不屑爲。即便一時興到之作，亦往往棄之不惜，存之則別刻，不入本集。而樂工歌伎所作，率皆淫辭濫調，文理欠通，可傳者少，亡佚者多。下至於元，儒士處娼優、乞丐之間，無可進身，皆耽玩北曲，氣格鄙俚以近俗。歷元至明，朝廷以程、朱理學治天下，頒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、《性理大全》，禁性絕欲，規定八股明經取士。士子皓首窮經，競趨時文，以求進身。文章之士，噤若寒蟬。中葉以後，文壇「七子」復以古相尚，倡「文必秦漢、詩必盛唐，非是者弗道」〔二〕。「填詞於不朽之業，最爲小乘」〔三〕，「纖言麗語，大雅是病」〔四〕。而於時傳奇方興，南風正熾，「士夫稟心房之精，從婉孌之習者，風靡如一」〔五〕。至是詞學益衰，幾至於絕。當此之時，升

〔一〕 胡寅《斐然集》卷十九《向薌林酒邊集後序》。

〔二〕 《明史·李夢陽傳》。

〔三〕 俞彥《爰園詞話》。

〔四〕 陳霆《渚山堂詞話》。

〔五〕 本書卷一「北曲」條。

庵疾起而力振之，作《詞品》六卷附《拾遺》一卷，凡三百二十餘則，彙集衆說，考流別、明正變、品評作品，欲示人以填詞之方，扶危濟傾，以救詞弊。因於《詞品序》首提「詩詞同工而異曲，共源而分派」之說〔一〕。強調詩、詞共源，將詞之地位，與詩並行。既曰「詩詞同源」，填詞亦可上追風雅，繼武樂府，所謂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」，嗟歎之不足，故永歌之」〔二〕。然詩之情曰暢志，詞之情曰縱欲，二者所司不同，功用各異，故曰「分派而異曲」。詞雖貴綺艷，不近「曲禮」，惟其能遣興抒懷、娛情怡性，「曲盡人情」之常，故偶然作之，亦無傷於大雅也。因舉勳德重望、剛方端嚴之士，若韓琦、范仲淹等，亦曾偶作綺艷小詞以遣興〔三〕，復謂「廣平之賦《梅花》，司馬公亦有艷辭，亦何傷於清介」！更引朱熹《雲谷寄友絕句》「日暮天寒無酒飲，不須空喚莫愁來」之句，指出「晦翁於宴席，未嘗不用妓」〔四〕。道學壁壘深嚴，而師儒老宿如朱子亦難忘情，何況世俗，於是詞可作而不必諱矣。

明初文坛，以「臺閣」相高，填詞意竟言終，殊少真趣；道學之士，復以談學論道入詞，

〔一〕《詞品序》。

〔二〕《詩大序》。

〔三〕本書卷三「韓范二公詞」條。

〔四〕本書拾遺卷「于湖南鄉子」條。

酸腐庸陋，讀之欲嘔。而世俗日偷，尚淫綺而斥莊雅，取法不高，詞風益卑。其時前代詞集盡佚，惟《草堂詩餘》行世，填詞者奉以爲圭臬，不辨良莠，徒事摹擬。升庵患之，乃於《詞品》中予《草堂詩餘》多加批評，指斥流弊，褒揚是非，明其得失，補其闕遺，意欲爲填詞者引航導路。明天順間詞人馬洪，以詞名東南，自序其《花影集》云：「花影者，月下燈前，無中生有。以爲假則真，謂爲實猶涉虛也。」升庵嘉其以情爲實，以境爲虛，虛實之間，意味無窮。因舉其「梅花」《江城引》，以爲「清氣逸發，瑩無塵想」；復舉其「題許東溟小景」《昭君怨》，以爲「言有盡而意無窮，方是作者」，可謂推崇備至。《詞品》錄其作品多至十六首，全書所錄唐、宋詞人詞作，無出其右者。蓋馬洪詞出《草堂》而取法其上，升庵欲以爲範，指示時人也（一）。

《詞品》一出，當時學人皆起而倣尤。或引而據之，或辯而難之，皆欲附其驥尾，以求一逞。一時蔚然，遂成大觀。其時舊本《草堂詩餘》，按時令節序分篇，不便取用。有顧從

（一）按馬洪詞今存二十九首，見於田汝成《西湖遊覽志》並《志餘》者二十五首。《詞品》卷六論馬洪詞四條，皆全錄田書而不注所出，頗爲今人所詬。然後人論馬洪詞，多據《詞品》。今人饒宗頤、張璋編《全明詞》，輯馬洪詞十六首，全同《詞品》，於田書未見。蓋田書乃地志遊記之書，治詞史者未必及見。若非升庵博涉，闌入《詞品》，馬洪其人，或於史無聞，至今默默。

敬取以重編，類分以體調長短，得《類編草堂詩餘》五卷。升庵因取以批點，畀與《詞品》並而行之。自後是書大行，有明以來，翻刻改編不下數十餘種。而多取效升庵，增補評騭，繕而完之。明末清初詞學大興，升庵扶正糾偏、發矇震聵之功，不可沒焉。

二

探究源流，以明詞史。宋王灼以爲：「蓋隋以來，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，至唐稍盛，今則繁聲淫奏，殆不可數。古歌變爲古樂府，古樂府變今曲子，其本一也。後世風俗益不及古，故相懸耳。而世之士大夫，亦多不知歌詞之變。」^{〔一〕}提出樂府詞曲嬗變之說。升庵於此，亦嘗論之：「漢代之音可以則，魏代之音可以誦，江左之音可以觀。雖則流例參差、散偶眈分，音節尺度粲如也。有唐諸子效法於斯，取材於斯，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，是以枝笑幹，從潘非淵也，而可乎哉！」^{〔二〕}因有《選詩外編》、《五言律祖》、《絕句衍義》以及《千里面譚》之輯，以見唐人聲詩，出於六朝樂府。二人所見，可謂略同。

〔一〕《碧鷄漫志》卷一。

〔二〕《選詩拾遺》序。

升庵又引王僧虔《古今樂錄》：「諸曲調皆有辭有聲，而大曲又有艷、有趨、有亂。辭者，其歌詩也。聲者，若羊吾夷、伊那何之類也。艷在曲之前，趨與亂在曲之後。亦猶吳聲、西曲，前有和後有送也。」解之云：「艷在曲之前，與吳聲之和，若今之引子；趨與亂在曲之後，與吳聲之送，若今之尾聲。羊吾夷、伊那何，皆辭之餘音嫋嫋，有聲無字，雖借字作譜而無義，若今之哩囉哩、唵唵吽也。」以爲「知此可以讀古樂府矣。」（一）宋沈括嘗云：「詩之外又有和聲，則所謂曲也。古樂府皆有聲有詞，連屬書之，如曰賀賀賀、何何何之類，皆和聲也。今管絃之中，纏聲亦其遺法也。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，不復用和聲。」（二）朱熹亦云：「古樂府只是詩，中間却添許多泛聲。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，逐一聲添箇實字，遂成長短句，今曲子便是。」（三）二人所謂古樂府之「和聲」、「泛聲」，即升庵所說之「辭之餘音嫋嫋，有聲無字，雖借字作譜而無義」也。足見升庵於聲詩、曲詞嬗變之跡，已自得明晰之見。因云：「唐人絕句多作樂府歌，而七言絕句隨名變腔。如《水調歌頭》、《春鶯轉》、《胡渭州》、《小秦王》、《三臺》、《清平調》、《陽關》、《雨淋鈴》，皆是七言絕句而異其

〔一〕本書卷二「樂曲名解」條。

〔二〕《夢溪筆談》卷五。

〔三〕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四十。

名。其腔調不可考矣。」(一)「唐人絕句即是詞調，但隨聲轉腔，以別宮商。如《陽關》、《伊州》、《水調》皆是。」(二)指出七言絕句入樂，樂人多易其原題以就樂府之調名。同一七言絕句，可入任一樂調歌之，隨所入樂調之不同而「隨聲轉腔，以別宮商」。由是推知，同一詞調，歌者歌聲婉轉，轉折不同，則聲情各異。記譜者於轉折處添字注音，後之填詞者於注音處添加實字，則詞體生焉。故《詞品》又引《茗溪漁隱叢話》以證之，云：「唐初歌詞，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，初無長短句。中葉以後至五代，漸變成長短句。及本朝，則盡爲此體。」(三)

然升庵填詞之溯源尚不止於此，更提出「填詞起於唐人，而六朝已濫觴」(四)，倡言

(一) 本書卷二「小秦王」條。

(二) 《百琲明珠》卷一《小秦王》題注。

(三) 本書卷三「瑞鷓鴣」條。

(四) 本書卷二「梁武帝江南弄」條。清王奕清《歷代詩餘》卷一百十一引朱弁《曲洎舊聞》云：「詞起於唐人，而六代已濫觴矣。梁武帝有《江南弄》、陳後主有《玉樹後庭花》、隋煬帝有《夜飲朝眠曲》，豈獨五代之主蜀之王衍、孟昶；南唐之李璟、李煜；吳越之錢俶，以工小詞爲能文哉。」今人因謂宋人朱弁先有「詞起六朝」之議，升庵頗涉剿襲舊說之嫌。然今傳各本《曲洎舊聞》，皆無此條。檢《歷代詩餘》所錄，緊接上文之後，尚有「王衍之『月明如水浸宮殿，有酒不醉真癡人』，李玉簫愛賞之，元人用爲傳奇」之語。朱弁南宋初人，如何先得預見元人傳奇？以此知《歷代詩餘》所錄顯然不確，或即取升庵之說合而纂之，而誤注書名也。

「填詞必泝六朝，亦昔人窮探黃河源之意」之說〔一〕。即音樂而論，詞樂爲燕樂，此今人所共識。而六朝音樂乃爲清商樂，故人或以升庵「填詞必泝六朝」之說爲非。然清商與燕樂，豈可絕然劃分！《樂府詩集·近代曲辭序》云：「其著令者十部：一曰讌樂，二曰清商，三曰西涼，四曰天竺，五曰高麗，六曰龜茲，七曰安國，八曰疎勒，九曰高昌，十曰康國，而總謂之燕樂。聲辭繁雜，不可勝紀。凡燕樂諸曲，始於武德、貞觀，盛於開元、天寶。」則知清商實已包含於燕樂之中。《唐六典》云：「凡有大燕會，設十部之伎於庭，以備華夷。」〔二〕十部共奏，不過昭示大國雍熙，夷部諸樂，備數而已。故鄭樵言十部之樂，「其實皆主於清商」〔三〕。果然如此，則隋唐詞樂與六朝清商，實是一脈相承。如是而言，升庵之議，有何不可？升庵嘗論六朝梁、陳《選》詩云：「詳其旨趣，究其體裁，世代相沿，風流日下，填括音節，漸成律體。蓋緣情綺靡之說勝，而溫柔敦厚之意荒矣。大雅君子，宜無所取。然以藝論之，杜陵詩宗也，固已賞夫人之清新俊逸，而戒後生之指點流傳。乃知六代之作，其旨趣雖不足以影響大雅，而其體裁，實景雲、垂拱之先驅，天寶、開元之濫觴也，

〔一〕本書卷一「王筠楚妃吟」條。

〔二〕《唐六典》卷十四。

〔三〕《通志·樂略》。

獨可少此乎哉！」〔一〕即填詞而論之，詞與六朝樂府「緣情綺靡」之情韻正同，堪可借鏡，此實升庵強調「填詞必泝六朝」之最終目的。升庵論詩主情，其《詩話》論之詳矣，而此說正其理論主張之擴展延伸。

唐宋詞調，多爲俗曲小唱。據今人統計，宋詞作者以南人爲多。南人所習用，自當以南方俗樂爲主。南方馱舌之音，更適南口，故宋詞中每有以南音入韻者。升庵於此亦有所見，其「填詞用韻宜諧俗」、「張仲宗」、「林外」諸條已言之矣〔二〕。然明人大多不明南北詞曲之辨，升庵於此亦不甚了了。故其《詞品》往往兼取詞曲而論之，作長短句，亦時取曲譜而填之。其時南詞北曲並行，填詞作曲，混雜不分。有識之士痛詞之人曲，欲嚴「詞」、「曲」之別，實則欲明其雅、俗之辨。升庵持論，亦乎如此。以爲詞用閩音，「乃是馱舌之病，豈可以爲法」。極稱「元人周德清著《中原音韻》，一以中原之音爲正，偉矣」〔三〕！嘗云：「近世北曲，雖皆鄭衛之音，然猶古者總章、北里之韻，梨園、教坊之調，是可證也。近日多尚海鹽南曲，士夫稟心房之精，從婉變之習者，風靡如一。甚者北士亦移而耽之，更

〔一〕楊慎《選詩拾遺序》。

〔二〕本書卷一、卷三。

〔三〕本書卷一「填詞用韻宜諧俗」條。

數十年，北曲亦失傳矣。」〔一〕此雖言北曲，實則於詞調亡佚之由，已自在不言之中矣。然其發見宋詞多用南音，提出「填詞用韻宜諧俗」之論，實大輅之椎輪也。於後人進一步探討詞之南方特質，頗具發軔之效。

升庵非不知樂者，其說詞亦多從樂調入。其論「轉」、「慢」之爲曲名，填詞之「借腔別詠」等等之類〔二〕，皆具卓識。若其論「慢」字爲樂曲名云：「慢字爲樂曲名。陳後山詩：『吳吟未至慢，楚語不假些。』任淵注云：『慢謂南朝慢體，如徐、庾之作。』余謂此解是也，但未原其始。《樂記》云：『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者皆亂，迭相陵，謂之慢。』又曰：『鄭衛之音，亂世之音也，比於慢矣。』宋詞有《聲聲慢》、《石州慢》、《惜餘春慢》、《木蘭花慢》、《拜星月慢》、《瀟湘逢故人慢》，皆雜比成調，古謂之嘖曲。『嘖』與『蹟』同，雜亂也。琴曲有名散，元曲有名犯。又曲終入破，義亦如此。」〔三〕凡此皆剖析委曲，見解新穎，爲治詞史者所樂道。

樂府宮調下轄曲子若干，其調或喜或悲，各寫名牌，以便樂部揀選，是爲曲名。填詞

〔一〕本書卷一「北曲」條。

〔二〕本書卷一「燕旂鶯轉」條、「哀曼」條、「乾荷葉」條。

〔三〕《升庵詩話》卷一「慢字爲樂曲名」條。